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本科生读书报告

学 院： 文学院

学 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班 级： 汉语言文学基地2班

课程名称： 语言学概论

授课教师： 刘新中

目录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4

读书报告.....9

语言传播分化之我见.....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有感..... 错误！未定义书签。

由表及里论地理语言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索绪尔共时语言学视角下的现代汉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一般原则的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索绪尔理论中心理、言语和语言的关系.....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济宁市区和曲阜方言对比研究.....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关于《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符号化”背后的理性与感性.....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地理语言学之初认识..... 错误！未定义书签。

初识语言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浅析索绪尔关于地理差异造成语言变化的系列观点.....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语言的价值简单梳理.....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阅读心得.....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读书报告——《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一般原则.....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浅谈地理语言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从地理角度观察语言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从认识论角度试谈语言符号的有限性及其超越..... 错误！未定义书签。

地理语言之美，地域文化之魂..... 错误！未定义书签。

初识语言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地理环境深刻影响语言的发展.....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读索绪尔关于语言波浪的传播有感.....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编读书笔记.....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关于索绪尔地理语言学的一些思考..... 错误！未定义书签。

对《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地理语言学”一编里若干观点的反思和探讨..... 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以索绪尔是思想家的前提读《普通语言学教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变化的语言.....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编：地理语言学 读书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读索绪尔的“地理语言学”.....错误！未定义书签。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从具体例子分析地理语言学部分内容错误！未定义书签。

对地理语言学的初步认识.....错误！未定义书签。

语言的地理差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错误！未定义书签。

语言与言语：不必要的“语言学分岔”.....错误！未定义书签。

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有感.....错误！未定义书签。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读书报告.....错误！未定义书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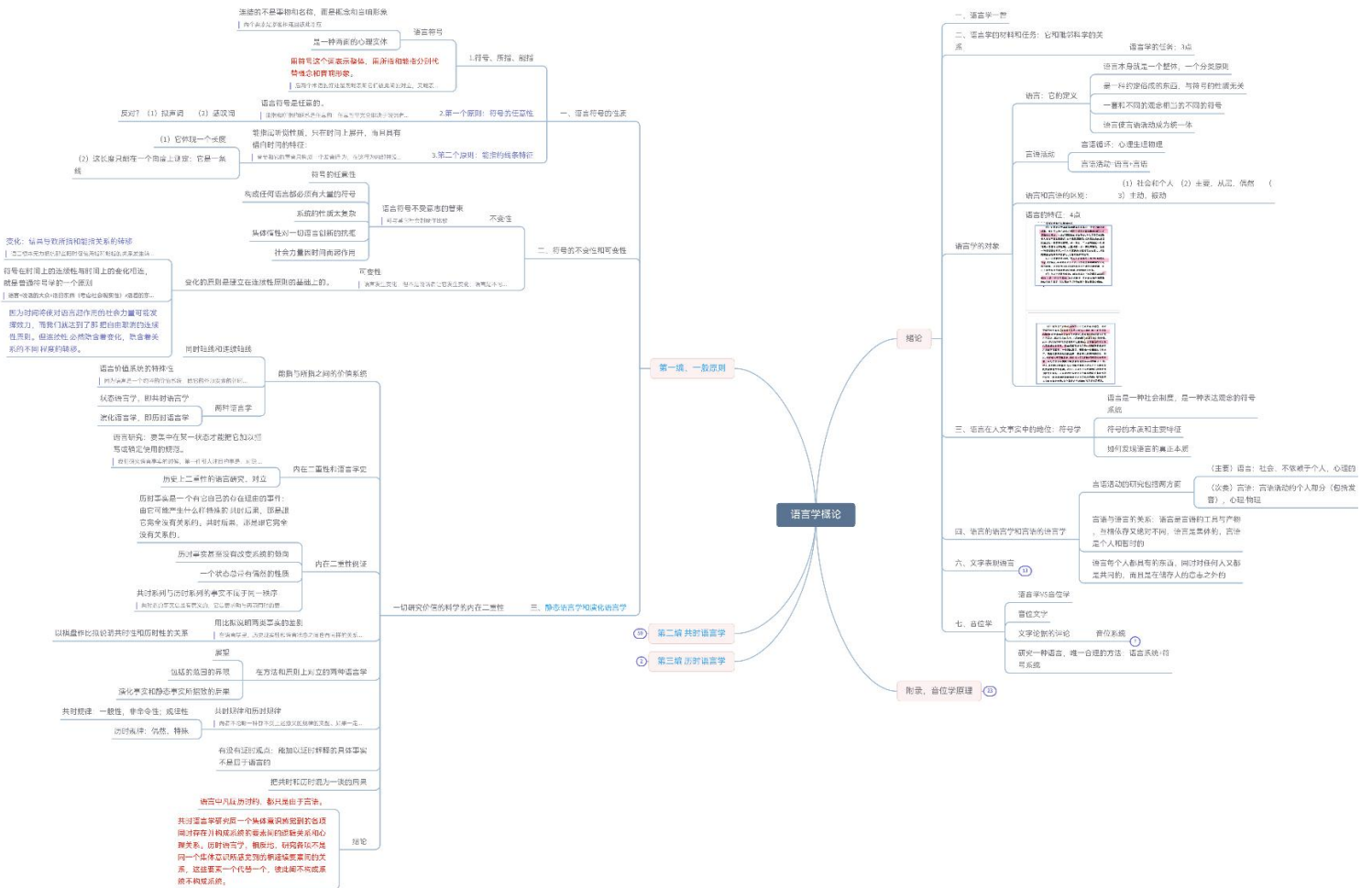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郑涵

一、 书品简介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创作的语言学著作，1916 年首次出版，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基本观点，成了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进而对哲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也都有很大的影响。（摘自网络书本简介）

二、 作品部分思维导图（只放入与感悟内容关联性较大的部分）



三、 部分精彩片段摘抄

1. 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它是个人被动地记录下来的产物；它从不需要什么深思熟虑，思考也只是为了分类的活动才插进手来。相反，言语却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2）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

2.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依照下图分出：（1）同时轴线（AB），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2）连续轴线（CD），在这条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

3.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每个变化都会对系统有反响，但是原始事实却只能影响到一点；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前后相继的要素和同时存在的要素之间，以及局部事实和涉及整个系统的事实之间的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使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成为一门单独科学的材料。

4. 首先，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有它的价值。其次，系统永远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语言也有这种已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规则。最后，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历时事实及其全部细节可以得到对照。

有一点是无法比拟的：下棋的人有意移动棋子，是它对整个系统发生影响，而语言却不会有什么预谋，它的棋子是自发地和偶然地移动的——或者无宁说，起变化的。

5. 演化事实和静态事实的根本矛盾所招来的后果是，它们双方的有关概念都同样程度地无法互相归结。因此，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

6. 以纯逻辑的、语言以外的原则的名义，从外边应用于语法来区分：划分词类的语义标准；与某种在语言的系统中占有地位，并受语言系统的制约的东西相对应：划分词类的形态标准和句法标准。

7. 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选择的动机是各式各样的：有时选中文化最先进的地区的方言，有时选中政治领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有时是一个宫廷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整个民族。一旦被提升为正式的和共同的语言，那享有特权的方言就很少保持原来的面貌。在它里面会掺杂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使它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致因此完全失去它原有的特性。

四、阅读有感

《普通语言学教程》自1916年在日内瓦出第一版之后，各国语言学家就陆续将它翻译成德、西、俄、日等多国语言，而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语言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人们对索绪尔的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赞誉颇丰，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在《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中评价：“索绪

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学术背景，他多年从事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整体语言学学科的性质有相当全面而深入的思考。”苏联语言学家维诺库尔更是评价其为由整个语言学史所产生的转折点。诚如以上学者所言，索绪尔的这部著作实在值得一读，而笔者在阅读之后也收获颇丰，对第一编尤有感触，故接下来我将结合第一编内容写下一些阅读后的想法。

纵观全书，索绪尔的阐释思路是清晰且呈鲜明的系统化的，从绪论所讲的语言学的对象、言语和语言的区分，到起总领作用的一般原则，再具体阐述共时、历时、地理语言学，最后以回顾语言学问题收尾，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整体。语言学是一个高深且广博的学科，内部有很多多变的要素、复杂的关系、深奥的定义、丰富的实例，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接收语言，都在使用语言，都在学习语言，可是当语言走出那个日常的、简易的区域，进入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范围之后，语言于我们而言反倒变得陌生起来。面对如此庞大深奥且复杂的语言学，索绪尔用他精炼的表达和清晰的逻辑论述，再结合图示、比拟等方式，将问题娓娓展开，如以棋盘比拟说明共时性和历史性的关系，引人入胜，横生趣味。

在第一编的第一章节，索绪尔就同我们确定了“语言符号”一词的定义——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连结，扩大来讲，符号便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它不仅涉及语言学，更涉及哲学、符号学等多个领域。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与音符等其他的符号不同，语言符号有自身的特色，它能由具体的音响效果产生相应的音响形象，具有概念寄存——一种或多种较稳定的集体中进行主动总结或者由集体习惯而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表达。随后笔者又想到了另一种“符号”，它就是文学中的“意象”。意象在文学语言当中也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以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为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此“蝉”的意象除了形式之外，更多了以蝉寓己的悲伤哀怨之情，这是笔者对文学作品或者说诗歌中“符号”的联想。既谈及古诗，绪论部分的言语及语言部分也于此让笔者有所感悟，在这里笔者想补充阐释。索绪尔在区分“言语及语言”之时，他说到，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而语言是社会的和主要的，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得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系统，因此它是有序的、有组织的、呈逻辑化的，那么我们将言语与语言类比到文学话语中去，便可以想到：就诗歌而言，不同的诗人对同样的事物、情感、理念会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诗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写作手法和风格也各不相同，比如王维诗歌清雅有禅韵，而李白诗歌则磅礴带仙气，这是诗人的“言语”。而我们放眼到广阔的诗歌领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像是得官受用之后的蓬勃语句，又比如律诗的用韵，这些就是在言语背后呈现出来的系统化的有规律的“语言”。当然，文学作品受主体影响会较语言学之语言更广一些，也更倾向于艺术性，也许笔者所述不够准确，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感悟与联想罢了。

在书中，索绪尔还区分了“象征”与“符号”这两个概念，“象征”这个词在定义上是这样讲的，“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表达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寓意的以物征事的艺术表现手法。”象征在英语当中写作 symbolism，而在以往的学习之中，我们总会将它与“比喻”加以联系比较，而学习经验告诉我们，象征是比比喻有更深更广的关系面的一种手法，具体来讲，象征指的是“相关性”，而比喻指的是“相似性”，举例说明如乌鸦象征厄运、鸽子象征和平，“厄运”、“和平”，这种概念是抽象的，是我们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象征关系的建立以物质性的事物为依托，那么如果回到索绪尔的观点，象征的“在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根基”，在笔者看来，或许就是指上文所讲的对例如动物等物质性的事物与心理印记等等自然性的联系，而索绪尔在对语言符号进行定义之时已经明确：“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记，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而象征连结的是概念和物质形象，因此两者是不同的，以象征借指符号也是不准确的，对于索绪尔的观点笔者是这样理解的。

据索绪尔的观点，“符号具有任意性”，但这种“任意”并非自由选择，它不是随意，更不是肆意。“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概念和音响形象是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的，而以词的形成为例，在语言形成之初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完全是偶合的，以古代汉语的说法即“名”与“实”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索绪尔在解释语言不变性的时候有提到符号的任意性，对此他是这样阐释的：“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在大的方面上，语言是置于整体中的，它因为一定的集体关系、理念与习惯而起作用，也因此而受语言集体的约束，就以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流行语为例，缩写 yyds（永远

滴神）、srds（虽然但是）、夺笋呐（多损呐）、真不戳（真不错）、韩语박박（大发大发）等等在日常交流——尤其是年轻人的媒体文字交流中流行起来，这是语言上的一次创新，但留心观察，这种语言创新是大众是受到集体惰性和惯性的影响的，“虽然但是”没有变成 sdrs（虽但是是），“多损呐”没有变成“倒损呐”或者其他谐音（谐音的选择也带有偶然的元素），在我看来，“srds”是符合大众说话习惯的一种表达，而“多损呐”变为“夺笋呐”能够被人们接受且理解，本身也是其背后有“大熊猫的笋都被夺走了”这样一种幽默化的语言概念。这是一种集体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大众是警觉且抗拒对于与自身生活融为一体的语言的过多、过于自由的改变，这点从流行语盛行时代际甚至圈际的隔阂以及由此引发的类似“流行语究竟是沟通工具还是传播壁垒”的讨论即可窥见一二，因为这不仅是对语言本身的改变，更是对集体生活交际的改变。另一方面，当语言系统已有大概雏形或者呈现较稳定面貌的时候，语言系统本身也会对符号的选择起一定约束作用，这种约束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作用。仍以前文所举的网络流行语为例，缩写、谐音（如“歪歪滴艾斯”）、通感（如“我酸了”），都是比较常见的形式，而像转换语序的现象却比较少见，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语言自身的系统性和规则性起作用的结果。在第二编“共时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到价值的创造是需要排列成某种顺序的物质单位来参与其中的，而词序作为一种抽象实体，它对于词语价值或者概念的产生是具有一定作用的，或者说，构词要素由词序串联起来而产生价值，打破了这个实体，该词可能就变换意义或者不成意义了，“这些符号不是通过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的相对位置起作用”，这也是语言系统的约束的体现。再以汉语为例，汉语的发音是声母和韵母结合（单元音除外），那么在联系词义与语音的时候，人们也会受到生理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在表示宏大或情绪激动的情况时，人们会偏向于用开口度较大的韵母、短促高昂的音调加以表示，在表示弱小、劣势的情况之时，人们又会采用比较平和的声音来与这个概念相结合。接着，在词义与音响结合并稳定之后，人们再看到该符号，便会相应地产生背后的概念及音响形象联想，在这种稳定的音义关系之中，人们很难再将“牛”与“卵生动物”、“天”念“di”

这样的联系关联起来了。

在第一编中，索绪尔还向我们介绍了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即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并且通过展望、包括的范围的界限以及演化事实和静态事实所招致的后果三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两种语言学在方法和原则上的对立，并强调历时规律是一般的、非命令性的、规律的，而历时规律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最后再得出结论：（1）凡语言中属于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2）共时语言学研究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这些观点对笔者来说是很新鲜的，未曾耳闻，因此也很有启发。

《普通语言学教程》能一经发表就引起学界注意，并至今仍为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笔者看来与其创新的、普适的以及深刻的内核是分不开的。索绪尔生活在科技大变革的时代，自然科学在影响生活的同时也影响着语言学的学术研究。自18世纪梵文被发现之后，语言学家纷纷投入与印欧语系的比较，致力于“历时性”的研究，而在这种背景下，索绪尔发现比较语言之下共时研究受到极大的忽视，因此他开始进行学术革新。无疑，在当时的环境中，能够提出“语言共时性”“联想关系与句段关系”“言语与语言”等理论是一种创造，并且在“共时和历时的地位”问题上持与新语法学派对立的观点，是一种启发性的、大胆的革新，这些为语言学持续发展、迸发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其背后的勇气与智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其普适性而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呈现的观点不仅对其接下来的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有着重大贡献，并且在如今对翻译领域、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也有可借鉴之处，应用面广泛，理论基础深厚。最后，理论因创新而深刻，因普适而深远。索绪尔以及《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对现代语言学教学及研究有深刻推动作用，而且对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也有着重大影响，《普通语言学教程》现已成为这些领域研究工作者的必读书籍，其贡献应是学科史上光鲜亮丽的一笔。

短短四周的时间，笔者仅仅将书较粗略地看了一遍，其中仍有一些概念和观点没有很好地理解，透过索绪尔这本著作，笔者看到的，是他广博的学识和严密的研究体系，是精良的阐述角度和研究方法，更有语言科学家精细严谨、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所在，向索绪尔致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学习可以对语言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如上述观点有误，也烦请指正。

读书报告

曹婧喆 2019053363

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拜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中我重点阅读的是“地理语言学”部分。下面我将从内容梳理、认同的观点、不认同的观点、总结这四个方面来谈谈我对本书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内容梳理

在该编的第一章中，索绪尔将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转入到外部语言学，指出语言学最先看到的、最初的研究形式就是语言的地理差异。一个民族对自身语言的真正认识，来自与其他不同地区的语言的比较，在比较过不同之后，人类会出于本性再去寻找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比较中，索绪尔列举了语言的三种关系：第一种具有共同的来源和亲属关系，这样一群语言被称为语系；第二种是亲属关系的差异；第三种是来自语言内部的绝对的差异。

提到语言的差异后，索绪尔在第二章进一步论述了语言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在这里，他讨论的问题是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的事实，这种语言的并存并不总是绝对地混杂在一起，有时还有依据地域相对分布的情况。索绪尔列举了罗马帝国、茨冈人等例子，说明了造成语言重叠现象的原因来自民族入侵、殖民渗透，以及游牧部落的传播。

破坏自然语言统一的因素不仅有来自其他民族的外来语言，还有随着本民族内部文明进程而逐步产生、成熟的文学语言。索绪尔认为的文学语言，不仅指一般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更指的是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选择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文学语言的选择不仅考虑文化，同时也考虑政治，在普及文学语言的渐进过程中，形成了全民语言与地方土语并存的局面。

本编的第三章，索绪尔重点研究了造成语言地理差异的原因。语言的地理差异即是时间差异，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如果任由一种语言自然发展，那么其领域内的所有地点都可能产生土语差异。语言的演化有两种特征，其一是创新形式连续而明确，构成许多可以加以列举和分类的局部事实；其二是创新都是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这种创新演化是一种随着地理而渐进性的演化，经过漫长的累积、质变，最终成为了出发地居民彼此无法听懂的语言。在语言之中，索绪尔又提到了方言的概念，在他看来，方言是语言的整个地区上任意做出的小区分，方言的过渡同语言的过渡一样，是没有自然界线的，研究者无法通过地理来确切说明一种语言起始和止于何处，至于语言的突然

过渡现象，索绪尔认为是迁移等因素使中间语消失的缘故，中间语的消失为语言学家的研究增添了困难。

在语言波浪的传播这一章中，索绪尔提到了人类集体的两种力量：分离主义精神（“乡土根性”）和“交际”的力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奇妙地存在于人类集体中，共同推动了语言的传播和创新。索绪尔认为分立的力量，即乡土根性，其作用的强度从整体上远小于统一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形成了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力量原则。至于语言的分化，索绪尔引用了约翰施密德在《印度日耳曼人的亲属关系》中创立的连续理论（即波浪理论），提醒语言学研究者们各民族在分散前就可能产生了方言的分化，而不必将没有分隔就可以解释的事实硬说成是由于地理分隔的缘故，接着分别探讨了在地区连接与地区隔离的语言上的研究思路。

二、个人心得

我非常认同索绪尔的几个观点，第一个是他提出的“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当一个民族同外来民族相接触的时候，无论这种外部影响的结果是新来的语言取代土著语言，亦或是两种语言相互共存，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清同治年间的《德阳县志·风俗》中，记录了当时“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人少土著之家，地多杂处之民。声音不同，故称呼各异。楚人谓父曰爹，秦人曰达，粤人谓之阿爸，闽人则谓之爸爸，豫章人又谓之爷爷。”仅从这一段记述中，我们就看到索绪尔所说的由移民带来的多种方言并存的现状。其实不仅是大规模的移民，就我个人身边的经历也同样能感受到不同语言交汇所带来的变化。我父亲是江西人，然而在江苏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他原本十分地道的江西方言逐渐“苏”化，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两种方言混用的情况。我想，作为个人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不同的集体，乃至不同民族国家的语言相互碰撞，其对双方的影响一定是更为深刻的。

索绪尔的另一观点我也十分认同，他说：“乡土根性的效能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这个理论放到今天也依旧符合实际。例如美国的华人街，就是中国人在遥远的地区外为汉语圈起的一片净土。中国人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生活，同时也将汉语带到了美国国土，但是他们所构建的华人街却能很好地与美式英语维持并存关系，同时又不被其改变、不失自我，这其中就有着中国人深沉的“乡土根性”。

三、不认同的观点

索绪尔阐述方言的时候曾为方言下了这样一句定义：“只有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